

翁同龢日记

陈义杰点校

第二册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翁同龢日记

第二册

陈义杰整理

中华书局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翁同龢日记

第三册

陈义杰整理

中华书局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翁同龢日记

第四册

陈义杰整理

中华书局

责任编辑：刘德麟

DK53/3416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翁同龢日记

第三册

陈义杰整理

•

中华书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•

850×1168毫米 1/32·19 $\frac{1}{2}$ 印张·448千字

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0册

定价18.05元

ISBN 7-101-00829-1/K·343

目 录

同治七年戊辰(1868 年)	581
同治八年己巳(1869 年)	671
同治九年庚午(1870 年)	743
同治十年辛未(1871 年)	827
同治十一年壬申(1872 年)	901
同治十二年癸酉(1873 年)	957
同治十三年甲戌(1874 年)	1017

目 录

光绪元年乙亥(1875年).....	1095
光绪二年丙子(1876年).....	1181
光绪三年丁丑(1877年).....	1263
光绪四年戊寅(1878年).....	1339
光绪五年己卯(1879年).....	1399
光绪六年庚辰(1880年).....	1469
光绪七年辛巳(1881年).....	1537
光绪八年壬午(1882年).....	1639

目 录

光绪九年癸未(1883年)	1713
光绪十年甲申(1884年)	1801
光绪十一年乙酉(1885年)	1905
光绪十二年丙戌(1886年)	1991
光绪十三年丁亥(1887年)	2079
光绪十四年戊子(1888年)	2171
光绪十五年己丑(1889年)	2251

同治七年戊辰(1868年)

戊辰元旦(1月25日) 天气晴朗，暄和无风。寅初焚香告天，卯初入朝，坐朝房，黎明俟于慈宁门外，与荫轩、文星垣、常润伯侍班。辰初，上率群臣行礼，安雅从容。辰正，太和殿前朝贺，与朝鲜正使金君谈数语。出敬诣贤良祠先公位前行礼。至西北城拜年。申初回寓，叩贺堂上万福。傍晚复拜客。朱桐轩师授协揆。

初二日(1月26日) 晴和解冻。入城拜客，定烧酒胡同寺屋，前岁旧巢也。每月十七千，觅一蔡姓，每月煤火工食十千。申初出城，腰腿作楚。

初三日(1月27日) 晴和如昨。略拜客，路难行。夜邀二宋及同邑诸君作消寒会。

初四日(1月28日) (赏新会橙廿枚。)南风，暖。清晨拜客。午刻邀树南、若农、伯寅、修伯、莱山、研秋、用甫饮，薄暮散。是日传知，上于初七日到书房。因初六日紫光阁宴外藩蒙古也。

初五日(1月29日) (补送例赏汤羊。)晴和有风。借宝生归评《史记》，与杨协卿藏本对勘，无纤毫异，因补临于旧藏本上。晚到厂肆一观。是日祀神，收真容。

初六日(1月30日) 晴。竟日临写《史记》，极乏，书痴可笑。到厂。是日戴新甫、郑继三两先生开馆。

初七日(1月31日) 晚阴，薄暮微雪，夜未止。卯正上至，诸臣跪贺年禧。读书照前，未背，五刻毕，未写仿。接读满书，二刻毕，御前大臣趋而入，退时才辰初三刻耳，饭罢即退。今日从菜厂胡同

移居寺中。到厂购《醴泉铭》一本，稍旧。夜赴两宋招观舞鹤，二鼓散。懋勤殿匠役以救火出力，全班赏顶带，照年节例给钱卅二千。源侄自元旦起发病，多呓语，今日略清楚。闻广绍彭丁外艰，呈请御前大臣代奏，不允。忌辰斋戒，貂褂不挂珠。

初八日（2月1日）（换仿格。）五更密雪，终日霏微不绝。卯正入，读极顺利，六刻毕，满书二刻许，辰正都毕，饭后退。待车良久，到寺小憩，临《史记》。晚赴杨氏叔侄招，亦消寒集也。

初九日（2月2日）雪益密，已午间更大，午后止，放晴，寒甚。是日太庙时享，前期，上诣行礼，无早晨功课。执事站班者皆补挂蓝袍，余等仍貂褂。已初二刻到书房，满书二刻。汉书读生者一本，写字、讲《孟子》，凡四刻遂退。到寺寓。吊广绍彭。赴徐荫轩招，坐中皆蔬笋旧友，慕杜已矣，为之怆然，有崇文山在坐，晚归。是日宫内亦茹素，俗所谓“天生日”也。于荫轩处见唐人写经一册、梁山舟《楞严咒》，皆佳。

初十日（2月3日）（赏春帖子、绢四十张、笔三十枝、福方十张。）晴朗，仍寒。卯正入，八刻全完，读极好，对尤佳，满书二刻，已初一刻退，坐朝房待车。拜西城客。是日艮峰先生因坠马伤膝未入值，往问之。童荣山欲偕其侄来诊仲渊疾，婉辞之。

十一日（2月4日）清晓沉阴，辰巳间晴朗。卯正偕枢廷同叩头谢春帖子赏。读书略涩，十刻全完，并满书。饭后事下即散。过厂，略驻足。答王廉访德国已出京矣。闻捻匪由怀庆北渡漳，直窜鸡泽，其股首有小阎王者主直扑畿辅之议，获奸细供如此。廷寄发神机营兵三千余即日赴保定，并命京兆尹王榕吉照料兵差。是日戌正立春。

十二日（2月5日）阴有雪意，夜微月。照常入，读如昨，十刻草草毕，饭后起下即退。答沈令，麋颢，号少南，浙江桐廬。并答族叔

镜湖。沈令者文安长官，镜湖东家也。坐良久，归校《史记》。闻神机营陆续出城。

十三日(2月6日) 昨日传自十三日起至二十一日上不御弘德殿，嗣后每年俱自十三至开印日无书房。是日起，已辰初矣。访修伯问贼情，知于初八日扑定州而过。诣兰荪前辈处谈。饭后为镜湖作书致清苑令何君、峻生，丙辰。聊城令郑君，协吾，壬子。即送其行。游厂，无所见，意绪不佳也。见明发一道，切责在事诸臣，官文、左宗棠严议，李鹤年摘顶并革头品顶带，李鸿章夺双眼花翎、褫黄马褂并骑都尉世职，旨内有贼窜衡水、定州语。二鼓，宝生信来，云保定于十二日寅刻被围，边马达固安云云。亟访之，谈至亥初。彻夜未眠。得叶香谷书。

十四日(2月7日) 寅初起，本约与宝生同诣经筵处问消息，余至已迟，乃与宝生坐经翁寓良久。闻昨日官报宋、张、喜三军绕出贼前，刘松山、郭宝昌两军亦继至矣。凌晨出城，遂偕松侄驰至天宁寺，与寺僧度地，得后院花厂旁僧龕之西隙地，坎深五尺，宽五丈，长一丈一尺，锹铲毕举，竭一日之力乃成，覆以木板，上加土与地平，于申正安厝。呜呼！负土之愿毕矣。李若农邀饮，辞之。惫困不支。见彰义门外有负枪兵南去。涿州探报，贼至保定府之四里营，又云已至定兴县之固城镇。晚间又有探报，刘、郭、喜三军并张曜、宋庆两军俱到松林店地方，陈国瑞粮台已到定兴，贼踪西窜。以上宝生云。官相拟督张、宋两军赴涿州迎剿，丁宝楨由景州北援，神机营派恩承带马队出京。修伯云，见诸军绕出前途明发，并将诸将议叙。

十五日(2月8日) 晴朗，夜阴。九衢爆竹殷繁，熙熙皞皞。早晨到厂，并写对子。午间赴松筠庵菜山招，在坐英豪卿、潘伯寅、徐荫轩、李若农，晚散，可谓好整以暇矣。夜诣宝生处。闻醇邸连

递封奏，请带兵赴易州，与枢廷议不合。官相六百里，闻贼窜易州，众约二万，马队大半。昨日团防大臣言应办团守，允之。请南营归节制，不允。今日寄谕各处盘查奸细，因神机营获贼，供有贼众扮作商民之语也。是日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。派恭亲王会同神机营王大臣办理巡防。

十六日（2月9日）晴，夜月无光。竟日点《史记》。申初赴袁小午招，座有罗椒生、宋雪帆、毛旭初、徐荫轩，薄暮散。是日停止廷臣宴。庞宝生来。朱修伯云易州无贼，神机营探报误以陈国瑞兵为贼耳。衍秀报到，云贼在满城。闻廷寄催宋、张等军南击。始于各城门派兵三十人巡查。文祥、布彦诺谟祜所管专操大臣均改派都统接管，余派文员兼副都统者甚多。闻文冢宰带兵出剿。不确，竟是讹传，伯王、文百川皆因内廷放开专操缺。

十七日（2月10日）晨雾甚浓。早起欲呕，腹泄极急，略定入城，吊广绍彭，分册千。归已初矣。邀王芷汀、汪鹤生、泉荪、童圯山、徐荫轩、史勛斋、崇文山素饭，刘子重以疾未到，薄暮散。官相报贼向南窜，在安平、祁州等处，留张曜一军顾北路，余皆进剿，丁稚璜到雄县会剿，修伯云。慈亲感冒声嘎。

十八日（2月11日）晴，微寒。点读《史记》，极乏，粗毕。贺庞宝生子娶妇，张宅嫁女，晚间再往饮酒而归。慈亲到庞宅。探报贼仍距大汲店，意欲筑垒，曾到保定西关烧掠。

十九日（2月12日）晴，暖。已刻恭悬先公大学士扁于邑馆之敦睦堂南荣，龢及曾源甲第例亦悬扁列于西侧焉，缅惟乡先生之贤，吾家世泽之远，将以启后人嗣续之志，仰瞻棖栌，慨焉而叹！集邑人宴于堂，在坐者庞宝生侍郎、赵价人农部、杨鹤峰比部、陆云生编修、曾印若中翰、杨思赞、荫眉两茂材、龢与曾桂、曾翰也，傍晚散。诣兰荪前辈谈。李少荃报二十日起程赴援，丁稚璜、崇地山到

固安县折赴雄县。神机营探报，贼于十六日陷祁州城，而十七日官相报无之，疑讹传也，修伯云。临归评《史记》毕，手腕欲脱矣。曹心穀同年大俊歿于大兴官署，余挽之：“官舍我来频，仲举常县徐稚榻，吏才君第一，商瞿应勒景完碑。”曹为文安令，延余主讲书院故云。是日西厂子宴蒙古王公。

二十日(2月13日)(是日换去貂鞋。)晴，风，甚寒。谢客，谒晤温年丈，以《史记》还庞、杨两家。过厂。午赴童起山前辈招，见其二子，在座者即前日诸君子也，菜甚佳。是日无所闻。

廿一日(2月14日)晴，寒。吊唁蒋菊潭。闻贼回窜，又云宣化有贼，皆讹传也。夜访修伯，云两日无报。见《停云馆帖》，朱虹舫所收，颇佳。董书一册亦佳。

廿二日(2月15日)晴，晓寒午暖。是日始有书房。卯正上至，读书未倍，颇觉涣散，气却静也，九刻都毕。今日系整工课也，膳后满书三刻，已正二刻同退。艮翁坠马伤右膝，尚未平复，勉强入直。借余家椅轿。到小寓略坐。吊曹心穀。归，于书斋小坐。客有言真气须时时提掇，不可坐令消沮，颇趣其说。仲渊昨日始出户，盖数月未出矣，见之甚喜，今日亦未发病。贼窜晋州，前数日焚大汲店木垒而遁，探报如此，宝生云。王榕吉回京。福建试差王维珍、鄂芳今日始到京。

廿三日(2月16日)晴，微暖。卯正入，读如昨，减应背者数号，十刻而毕。已初三来，满书三刻，同退。到小寓略坐。过厂，以《爨龙颜碑》付横治。归与仲渊谈。连日城内八旗兵各按地段列械驻扎，查夜亦勤。

廿四日(2月17日)(赏官燕一斤。即日磕头。)晴，暖，晓起仍寒。卯正入，读书极涩，十一刻草草毕，已初三刻来，满书四刻，偕满谔达同退。醇邸来商联銜请上召对军机大臣。访彭芑亭不值，

拜西城客。得五兄……月……日湘阴舟次函。十二月初十日由长沙起程。慈亲感冒，咳嗽殊甚，筋骨酸疼，请顾肯堂诊，云脉气平和。

廿五日（2月18日）黎明微雪，辰巳间转密，到地即消，午止未晴。十一刻工课全完，较昨为胜。讲书两次，对不佳。已初三来，满书三刻，仍同退。访顾肯堂未值，已而肯堂来为慈亲诊脉，云外感轻而气不顺，须调和脾胃为主，处方清妥。今日较昨日稍健，惟胃口不开者几一月，两日来饮食尤少也。贼窜河间、献县一带，沈经笙云。祁州牧殉难，饶阳团勇五千人接战不利，城陷，知县殉；官相偕张臬使出省，宝生云。据探报如此。贾相国请开缺，命以太子太保大学士致仕，食全俸。昨日事。朱师充掌院学士，国史馆正总裁毛昶熙，副总裁罗惇衍，武英殿总裁万青藜，教习庶吉士。

廿六日（2月19日）沉阴地润。卯正入，读书先利后涩，背书甚生，十一刻读毕，仅讲书两号。已正一来，满书三刻，余等午初二刻退。即出城。慈亲今日转比昨日不爽，未申间即卧，发热喘促，脉右寸关洪数，似外感未清，而顾君之药专治气分，未免过轻，照《李氏刊方》第一方服之，连翘等味。自十六日起胃口不开，并不吃烟。夜宝生来。

廿七日（2月20日）晨大雾，已午起，入暮微雨。慈亲昨夕发烧，至子初止仍未清楚，气犹喘促，余仍入直。卯正入，读略如昨，较速，十一刻出，留读诗、写属对。于膳后余先退，抵家午初矣。顾君来诊，云本原无病，用轻药即愈，于是照昨余所拟方加苏梗，去竹叶。晚热渐净，气略舒，竟日饮米汤而已，咳嗽略定。复陈国瑞书。丁宝桢报饶阳击贼获胜，斩数百人，向西南逃去。

廿八日（2月21日）昨夜雨数次，檐溜有声，晨露日光，已而沉阴，薄暮雨。连日雾雨迷漫，阴气太甚。慈亲得汗少许，头颈有。一时许始敛，神气稍舒，咳亦渐稀，惟两手脉均见歇至，私衷战栗不

自持，乃不入直，遣车迎肯堂。肯堂至，诊云此时不歇至，惟稍洪耳，定沙参、砂仁等调气之剂，今日虽不甚喘促，而倦卧时多，早间大解极少，胃口不开，仅进烧饼盖一片、粥数汤匙，似表解而里仍未通也。饭后脉右寸关仍洪，微数，却无歇至。晚又大解一次，略多。夜卧甚静，微汗，腹中甚热，舌尖起泡，小水赤而短。是日未入直，闻倭相亦未入。同人遣介来问。

廿九日(2月22日) 晨阴，午后开霁，夜阴。是日仍未入直。慈亲脉稍和，再诊无歇至，倦甚不能坐，胸中闷气，仍喘，肝气升降。延肯堂处方，以为湿化为热，阻滞中焦，用厚朴、枳壳、连翘、花粉，佐以车前、赤苓，并加木通少许。是日吃烧饼一枚、素馄饨十只、米汤一二盅，神气略爽，惟小水少，热犹未化，胃口尚未开。价人来。

二月朔(2月23日) (初读五言律。)竟日阴，已刻飘雪花数点。慈亲略愈，乃入直，至东华门始悟今日坤宁宫吃肉，坐待良久，诸君始至。辰初上到书房，照去年十月朔例读。膳前书减《四书》数号，讲书一次，满书先上毕，拉弓，余等人，读至巳正一刻，奏事太监请看引见，上还宫，余等退食，一刻多复入，午初二刻毕退。泥淖极难行，未初一刻到家。慈亲食烧饼二枚、片儿汤少许、泡散子半盂，胃气略开，诸证皆减，私衷欣悦。肯堂来，照前方去木通、炒香鼓，加炒银花一味。发四川信。昨日官文报贼还扑保定，距府城数十里。

初二日(2月24日) (初上生书。)阴寒殊甚，微飘雪花。宫内吃小肉，卯正三刻上至，满书先入，五刻出拉弓，余等退食即入。读至巳正一刻，奏事处来请见起，上还宫，三刻许即来，接读熟书三号，写字读诗，退时则午初二刻也。抵家未初一刻。慈亲胃口渐开，吃烧饼二枚、面食少许、素馄饨十只、粥饮数次，服昨药，诸症皆渐平，惟小水短，大便未行。是日未请顾君。

初三日(2月25日) 黎明雪花作,既而更密,晚止,夜霁。卯正入,十一刻出,巳正三来,满书五刻,余等复入,午正退。泥淖极深,处处险阻,到家未正。请肯堂,处方略如前,减金银花、天花粉,加通草。慈亲今日大愈,起坐时多,能食粥。小水赤,大解未行。闻神机营复派马队。又见橐驼驮帐房甚多,云赴故城驻扎。询诸宝生,云局中无报。

初四日(2月26日) 昨夜雪积盈寸,自天明至夜未尝少止,九衢汪洋矣。丑正三刻起,寅初二刻登车,一时始到。卯正入,十一刻草草毕,巳初三来,满书又五刻,余等午正多退。是日艮老未入直。明日将请感冒假,因初九日丁祭不能行礼也。慈亲渐愈,纳食较多,得大解。宝生、价人来,以余所藏宋本《集韵》示及,称赞不已。是日午未间两宫及上幸御花园挑选八旗秀女,自去年二月行文各省旗官有女应挑者,限于十月到京,后年将举行大婚礼矣。与挑者一百有零,十二岁、十四岁者。顺贞门至神武门照料官甚多。户部俸饷处亦有差。闻捻匪扑保定,经宋、张两军击退,还向东南趋。丁宝桢、崇厚皆有报。

初五日(2月27日) (上换黑风毛挂。)清晨大雾,俄而放晴,弄,景暄妍可喜。卯正入,十一刻出,读极静,竟日如此,讲书均未及讲,巳初三来,满书四刻,余等午正退。艮峰相国请假。车中颠簸,来往皆一时许,嘻。

初六日(2月28日) 晨雾淞,巳午间始见日,薄暮风起,九衢蒸气如釜上烟。卯正入,读微怠,十一刻而出,后路匆忙,巳正来,满书几及五刻,余等讲书又耽阁数刻,退时午正三刻矣。到家未正三刻。延肯堂,药用西洋参、钗斛、瓜蒂、半夏、麦芽、鸡内金、云苓、枳壳。菜山来谈,命恭亲王及神机营王大臣节制各路统兵大臣及各省督抚。贼窜河间,将窥天津,我兵折回者甚多,修伯云。又云

昨日节制文字乃出兰翁手。仆人曹喜家在大汲店,被害甚惨,伊归省,行至涿州南,见难民遍野,露处号呼,而官兵抢掠之酷又倍于贼,万口同声,似非无据。卢沟立营。

初八〔七〕日(2月29日) 晴朗有风,路尤难行。卯正入,十一刻出,甚好。巳正来,满书五刻多,余等午正三刻始退。连日肝火极旺,耳鸣特甚。宝生云,局探廿九日贼扑保定,左帅由定州发报。离城三十里,骆副将数百人歼焉,仍东南窜去,得我兵旗帜号衣,有假充官兵北犯之谣。

初八日(3月1日) 浓阴,薄暮晴。卯正入,十一刻出,先涩后畅。荫轩咳嗽,余代带书。巳正来,满书五刻多,余等午正三刻退。慈亲胃口稍开,喜食面,不思米,一日中起坐才半日。

初九日(3月2日) 漠漠然阴,此兵气也,晚又霁。是日上丁,上诣圣人堂行礼,卯正豫备,余等于卯初一刻入,坐于上书房,届时站班。常服挂珠。上斋惟黄恕皆一人。读书先涩后利,留四号未读,巳辰正三刻矣。巳正来,满书五刻多,讲书读诗,略费时刻,未初一刻退。仍出西华门。王莲西来。杨鹤峰叔侄来。请顾肯堂诊脉。闻贼在献县,淮镇大营在西北,而运河以东无兵。

初十日(3月3日) 晴朗暄和。卯正入,读颇解散,十一刻熟书犹未尽,巳正来,有外起。满书四刻,余等退时未初一刻,读诗工夫稍多也。是日复看入选秀女。二十人。慈亲起至床前小坐,胃口较好。遇叶菜台,云今日崇地山报贼窜青县、庆云等处,我军小捷,歼千余人。请急召李帅赴天津。

十一日(3月4日) 浓阴,甚寒。卯正入,生书读不成句,一时始毕,余带背书,甚畅,辰正三出。巳正一刻来,满书四刻,未初二刻余等始退。连日心颇不聚也。出访万藕舫、托顾世兄馆。黄济川,两处坐皆久,薄暮归。于万处见贼营留无名书四字为句,自言唐姓